新观察

吹响强军兴军的号角

——五年来军事文学巡礼

□刘笑伟

> “五年来，军事文学创作在改革中前行，在重塑中坚守，在挑战中突破，高举精神旗帜，聚焦备战打仗，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生动记录了强军兴军的伟大历史进程，讴歌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的精神风貌。”

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家、艺术家不仅有这样的雄心，而且有这样的能力，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五年来，军事文学创作在改革中前行，在重塑中坚守，在挑战中突破，高举精神旗帜，聚焦备战打仗，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生动记录了强军兴军的伟大历史进程，讴歌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再出发的精神风貌。

坚守精神高地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五年来的军事文学创作概况，最贴切的莫过于“坚守”二字了。五年来，军旅作家们面对着种种困难与挑战，依然坚守在军事文学的精神高地之上。军事文学，历来是我国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队的作家、艺术家，历来是我国文艺主力军的重要一翼。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阶段，高扬时代主旋律的军事文学作品，始终伴随着人民军队的前进步伐，鼓舞着一代代官兵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同时，优秀军事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也让人民群众更加了解、更加亲近、更加信赖人民军队。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伟大的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历史，决定了军事文学是天然的主旋律，军事文学作品中洋溢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精神，一直以来就是人民群众的重要精神滋养，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巨大影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持续努力，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实现了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在这样的历史关头，更加需要军事文学为强军兴军记录历史进程，吹响前进号角，提供精神动力。

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获得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被誉为“开拓了中国战争书写新高度”，是军事文学在国家级评奖中的一个重要收获。它通过战争中“三个人和一匹马”的故事，打造出属于历史也属于作家本人的战争史。五年来，一批优秀的军事文学作品赢得好评。在第七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评选中，《试飞英雄》《世界是这样知道长征的》《刀尖上的舞者》等作品获奖。在第五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中，解放军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家·国：人民楷模王继才》《林俊德：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杰出科学家》《张超：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等3部报告文学获得“优秀教材奖”。国家有关部门推出的农家书屋推荐书目、中国好书等，《迟到的勋章》《跨过鸭绿江》《红船启航》等军事文学作品也屡屡榜上有名。

五年来，军旅小说取得了不少重要收获。彭荆风的遗作《太阳升起》通过云南佤族窝朗牛一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遭遇，描写了佤族人从原始部落进入新社会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党和人民军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部长篇小说以清新明快的描写，在故事讲述中有机融入佤族的独特风俗、佤山的美丽风物，让读者见证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

徐贵祥的长篇小说《英雄山》《对阵》等以独特的结构方式，不着痕迹的跳跃、穿插叙事，在战争背景中探寻生存与信仰、成长与蜕变等诸多哲学问题，丰富了战争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塑造出更加多元立体的英雄人物。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是对“不忘初心”的英雄颂歌，小说以空灵的笔调、从容的节奏、充满张力的叙述，塑造出赵秀英这个具有强烈传奇色彩的女性人物。她是舍生取义的“大爱”的代表，是革命战争年代女性的典型人物。《远去的白马》是一名军人对前辈英雄的敬礼。远去的是白马，革命前辈创立的功业却永远不会远去。王凯的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以独特的日常生活视角观照当代军人的精神生活，并将笔触延伸向当代军人的内心世界，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放弃与坚守的抉择中，讲述普通军人个体的悲欢离合，折射出的正是作家对生命本质和军队使命的深刻思考。王筠的《交响乐》则再现了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以细腻的描写与从容的叙述，塑造了一批有信仰、有血性的志愿军官兵形象，热情讴歌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陆颖墨多年把创作目光盯在大海和礁盘上。战士和军犬在岛礁上艰苦异常的坚守，让他的长篇小说《蓝海金钢》情节跌宕起伏，也让小说的英雄情结呼之欲出。此外，石钟山的《五湖四海》、陶纯的《浪漫沧桑》、余之言的《生死叠加》、曾剑的《向阳生长》、王昆的《天边的莫云》等小说，或精微刻画出当代军人的人物形象，或对战争历史进行深入挖掘，建构出独具新质的现实感，描摹出党史军史中的典型人物群像。

五年来，军事文学的坚守者中，不乏女性的身影。裘山山、张子影、文清丽、周鸣、董夏青青等军旅女作家们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创作出一批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作品，为军事文学百花园增添了柔情与亮色。“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的崛起与日渐成熟，使军事文学的坚守更加坚实。王凯、西元、王龙、曾皓、丰杰、高满航等一批青年作家，聚焦部队实战化军事训练，创作了一批兵味战味浓郁的作品，在创作观念和题材选择等诸多方面，丰富了军事文学的多样化表达。

五年来，军旅散文和诗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直面“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主题，创作更加贴近现实，生动反映了强军兴军伟大实践和官兵奋勇担当、备战打仗的精神风貌。王久辛、曹宇翔、刘立云等军旅诗人分别推出了自己的新时代军旅诗作。

在军事文学理论批评领域，2019年，《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出版，收录了军旅文学的代表性作品70卷。《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是一部集学术性和资料价值的当代中国军旅文学大全，也堪称“70年来军旅文学砥砺前行一步步铸就的一座历史丰碑”。《“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是文学界第一部系统性研究、评论、推荐“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的专著，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阅读参考与学术资料。

抵近强军现场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深入生活的创作姿态，一直是军事文学的光荣传统。军队作家一直坚守人民立场，使“抵近”成为观察五年来军事文学创作的第二个关键词。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军新时代为军旅作家们提供了更加丰厚的土壤和更加宽广的舞台。五年来，军事文学呈现出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强劲态势。聚焦练兵备战和“能打仗、打胜仗”，成为军事文学创作的主责主业；深入生活、抵近强军现场的文学轻骑兵，成为创作的常态。在专业创作队伍精简的同时，业余创作队伍稳步成长，作为创造强军兴军伟大业绩的基层官兵，有些正在同时成为军事文学创作的新生力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喜的变化。

2019年年底，解放军出版社推出了六卷本的“强军进行时”报告文学丛书，作家们深入到各军兵种的部队基层一线，经过了几年的采访与写作，继承和发扬了军旅报告文学轻骑兵的光荣传统，为抵近强军现场做了生动的注解。《中国蓝军》《风动中国》《大国行动》《导弹兵王》等报告文学作品，生动记录了强军兴军的壮阔历程和辉煌足迹，热情抒写了当代军人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全军官兵在新时代的强军实践和精神风貌。

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大国重器》全景再现战略导弹部队的发展历程，视角宏大，语言充满激情与张力，生动刻画了火箭军部队的发展壮大，是作者深入生活、扎实采访的重要收获。黄传会的报告文学集《站在辽宁舰的甲板上》聚焦新装备，塑造新形象，书写新经验，反映新生活，彰显了军旅报告文学作家的自觉追求，敏锐及时地抒写强军新时代的种种变化。

与军旅报告文学相似，军旅小说也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与书写着强军新时代。王凯的中篇小说《星光》，虽然书写的是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人物也同样是来自基层连队，但在层层推进的叙述中，小说渐渐有了新时代的光泽，指涉到“初心”的宏大主题。他的短篇小说《洞中》则直接聚焦实战化军事训练，对强军新时代军事演习全过程的描写，让人感受到作家对于新时代精神的感悟与认知，以及透析部队新情况新变化的思辨与写实能力。周鸣的中篇小说《航母故事》以女性视角，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航母上几位女军人的生存状态及心理变化，背后折射与思考的是“高科技武器装备与军人的结合”等重大主题问题。武器装备的发展，呼唤着新型高素质军人的形象，这也为军事文学如何更好地抵近强军现场，提出了一道深刻而尖锐的思考题。

孙彤的小说《移防》、丰杰的小说《沙场》等，也直面部队移防和实战化军事演习等现实主题，在典型环境中展开叙事，惟妙惟肖地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一些更年轻的作者，也通过创作的军事文学作品，或记录抢险救灾，或书写护航维和，或展现跨国军演等多样化军事任务，切中了强军兴军的现实脉动。

彰显英雄叙事

五年来，军事文学肩负彰显英雄叙事的重要使命，给中国文学留下一道道闪光的印迹。“英雄”成为解读五年来军事文学的另一个关键词。多少年来，高扬着革命英雄主义旗帜的军事文学作品，不仅在军内有着广泛读者，而且在全社会都受到普遍关注。那些流淌着英雄旋律、闪烁着金属光泽、呈现出阳刚气象的军事文学作品，不仅为中国文学提供着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参与构建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培养着全社会的健康高尚的审美情操，影响着其他艺术门类的创作。

克劳塞维茨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利刃。人民军队是英雄辈出的群体，最需要革命英雄主义的滋养和传承。进入新时代，军旅作家始终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旗帜，努力发现、宣传新时代英模人物，大力宣扬在强军兴军伟大时代人民军队一往无前的战斗气概、不怕牺牲的血性胆魄、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勇于争先的进取精神。

在记述英雄故事、书写重大主题、完成重大创作任务方面，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从来没有缺席。2021年，军旅作家出版了三部军队支援地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长篇报告文学，形成了一次英雄叙事的“集团冲锋”。《武汉抗疫：解放军来了》直击抗疫现场，直面描述了人民军医这一英雄群体，兼具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决战江城——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抗疫纪实》全景展示全军部队听从号令，积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突出贡献的生动实践。《“红区”日志——火神山的日与夜》聚焦火神山这一特殊战场，塑造了无私奉献、英勇奋战、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英雄人民军医形象，把真实的抗疫现场书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肺腑。

长篇纪实文学《迟到的勋章》讲述了抗美援朝著名战斗英雄柴云振的战斗经历，以及隐功埋名、不改初心的人生传奇。军旅作家王龙向历史深处开掘，破译柴云振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密码，塑造了一位志愿军老兵的英雄形象，充满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丁晓平的长篇报告文学《红船启航》塑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英雄群像。它从一个独特视角，向读者展现了尘封已久却充满温度的历史。让读者从历史的细节中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创立的、中共一大是怎样召开的、红船精神是怎样提出和弘扬的、南湖革命纪念馆是怎样建立的，浓墨重彩勾勒出史实的原貌，也为新时代文学的英雄叙事增添了光彩。《家·国：人民楷模王继才》记述了王继才守卫孤岛32年、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人生华章的故事，全书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却通过“一个岛、两个人、一面旗”这些动人细节，真实再现了王继才的英雄形象。作者在深入采访中打捞诸多鲜活细节，于细微处见真情，探寻到王继才“守岛就是报国”的精神密码，为立体书写新时代英雄形象提供了范例。

壮大创作队伍

五年来，军事文学的沃野一直洋溢着生机，萌动着新绿。所以，考察五年来的军事文学创作，“壮大”成为又一个关键词。军事文学的优良传统就是最大的推动力。在强军新时代，官兵们时刻被日新月异的军营生活所震撼，被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所召唤，努力探寻着军事文学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生长点。

五年来，军事文学在题材、文体、内容、形式等方面都有新的拓展，彰显了军旅文学强大的发展动力和不竭的创造活力。军旅作家们以丰硕的创作成果，为当代军旅文学增添了光彩，为新时代的主旋律文学注入了活力。新时代的军事文学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审美新质，对人类精神空间和英雄叙事的探索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文学的肌理更加细腻生动、丰富立体。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五年来军事文学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也屡有佳作问世，产生了一批文学新人，但是，军事文学创作与我们所处的伟大强军新时代的要求，与部队广大官兵对军事文学的期望，还相距较大。军旅作家对强军兴军给部队带来的变化、对高科技装备和部队的新体制新编成还缺乏了解，对塑造新时代的英雄形象还嫌乏力。我们的军事文学精品力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每一位担当使命责任的军旅作家，都应该更加深入地植根于军营的沃土，与强军新时代同频共振，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高峰之作。同时，军事文学的理论批评一直是一个弱项。如何帮助军旅作家在强军兴军的新时代获得对文艺创作现实的总体性认识，推动军事文学创作繁荣发展，还缺乏催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机制和人才。振兴军事文学，必须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拿出管用可靠的办法。

■短　评

追寻地方的历史印痕

——读陈继明的《平安批》

□岳　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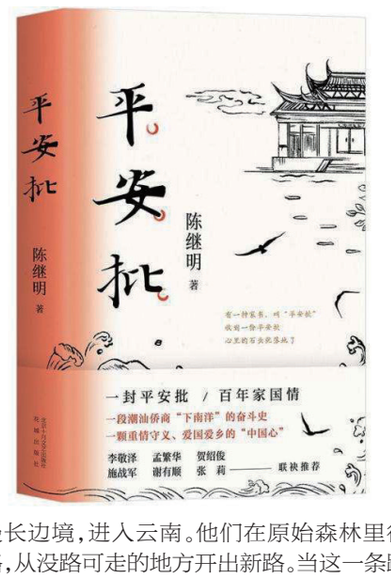
优秀的小说家大约都有一种魔力，当他们凝视某一事物时，这一事物会逐渐拥有自己的轮廓、肌理和血肉，它仿佛从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中被唤醒，开始轻轻呼吸，并拥有了独立的意志，焕发出迷人的光泽。现在，小说家陈继明将视线对准了“平安批”。这位从西北迁居南方的作家对于地方性文化格外敏锐。从“平安批”中，他发现了潮州人的生活世界，发现了岭南文化的性格和一段消失的时光，而这一切都丰饶而饱满地凝结在小说《平安批》中。什么是平安批？潮汕以外的读者大约会困惑于此。似乎是为了解答这一疑惑，在《平安批》的封面上，有一段关于平安批的感性描述：“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一份平安批，心里的石头就落地了。”在“方言释义”中，陈继明试图准确定义它：“批：指海外华侨通过批局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及家书，是一种寄、汇合一的特殊邮件载体。番畔来的信叫批，国内来的信叫信。”显然，批与潮汕地区特殊的地理、历史有关。早在两宋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提高，远洋航线不断开拓，形成了规模空前的潮人海外移民潮，“侨批”应运而生。一封封饱含着动人情感的“侨批”，是往来两地的经济线、生命线，更是身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华人的桑梓情结、家国情怀的见证。

《平安批》以梦梅远渡重洋，与“侨批”结缘、进而经营批局，抗战时期九死一生打开陆上邮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的人生经历，讲述了侨批的历史，由此洞照了浸染着斑斑历史印痕的华侨史。在银溪村长大的少年梦梅，面对茫茫大海，预见到自己将要“过番”。这大约是印在潮州人骨子里的宿命吧。在潮州人看来，大海并不是绝路，而是通向广阔未知的生路。果然，成年后他乘船去了暹罗，与同船的乔治、陈广远结为了好朋友。到暹罗后，梦梅因为识文断字成为了写批先生，并接手了宋万昌的批局，并经营光大。1937年，抗战爆发，梦梅等海外华侨积极筹款，用于救济难民和抗日救国。潮汕失守后，海路断绝，梦梅决心带着儿子乃诚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难，打通陆路，将积压了两年的上千封批银运回国内。这条邮路也成为梦梅生命中最富纪念意义的一条路。在65岁之前，他总是每隔两年独自徒步重走一次。在生命的晚年，他创建了抗战时期沉批博物馆。这一博物馆成为他生命的寄托所在，他要么整天待在博物馆，要么以最普通的批脚的样子继续走乡串户、四处寻访，以期救活在历史中沉睡的死批沉批。侨批与其说是梦梅的事业，不如说是他的灵魂所系。从一封封侨批，他触摸到了许多人真实可感的生命，切身感受到他自己以及身在海外的广大人群沉甸甸的乡愁，以侨批的形式与家乡、与祖国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事实上，不仅是梦梅，潮州许多人的人生都是与侨批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对于老祖来说，收到侨批是人生最庄重最具仪式感的时刻，涵括了人生的百般滋味，值得反复回味。《平安批》像一只长长的慢镜头，它缓缓摇动，许多人生命中最具光彩的那一刻被放大和照亮，而那些时刻，往往都是与侨批联系在一起的。侨批不再是无生命的遗物，它分享了人的情感和活力，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流动的历史之眼。

《平安批》的魅力还在于写出了历史风云中侨批所携带的丰盈的情感力量。侨批联系着海内与海外，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是侨批的隐藏主题。小说特地写到了梦梅所走过的三条路。第一条路是出海之路。梦梅搭上“永祥号”洋船，独自一人，寻找自己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祖国，内心弥漫着希冀、迷惘、惆怅等多种复杂的意绪。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像旧墙上的一粒沙子被风吹落”。这也是番客到海的另外一边寻找大陆的切身感受。他们承继了中华文化最为悠久古老的部分，然而现在，他们不得不穿山越海，为自己的人生重新开拓新的可能。第二条路，是从暹罗返回潮州的陆路。陈继明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梦梅和乃诚打开陆路的过程。他们背着10斤金子，徒步穿越缅甸、老挝两国之间的漫长边境，进入云南。他们在原始森林里行路，从没路可走的地方开出新路。当这一条路被证明不可行的时候，他们又从曼谷往东，渡过湄公河，经过老挝的那曲市，翻过长山山脉，到达安南境内。然后从河内乘车向东，到海防，然后到芒街，芒街对面就是广东的东兴镇。这是一条充满了艰难险阻的回国之路，更是一条沉淀着道义和责任的生命之路。战争也好，灾祸也罢，都不能阻挡水客把批银送回家的脚步。此时的侨批，凝聚着岭南一代人们对于信义的共识。第三次写路，是抗战结束后，梦梅决定从汕头搭船去香港，从香港前往曼谷，以重启万昌的海外批业。这一次，梦梅遇到了火灾。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此时的梦梅不再觉得自己是一粒沙，相反，他觉得自己是大海的一部分。因为，经过了漫长的颠沛流离，他开始认同自己的命运，漂流本身成为生命的新常态，他在浩大的无常的海洋中重新寻找到自己的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侨批，是写那一条条深具抒情、写实和象征意味的路，也是在写百感交集的人生。

而今，成熟的现代邮政和银行体系建立以后，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侨批已然消失在茫茫历史烟尘中。陈继明从时间深处将之打捞出来，用文学建造了一座纸上的侨批博物馆。在这里，我们听见另外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心跳，发现独属于潮汕地区的历史印痕。

（作者系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塑造我们时代的诗意

□程继龙

构成一个时代的历史所包涵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提供了生产这个时代的诗歌感觉、观念、形态的土壤，生产着一个时代的诗意。同时，一个时代已有的诗歌、诗学能对其自身进行再生产。诗刊社编选、出版了《初心、红旗与新征程——新时代诗歌优秀作品选》，从中可以领略我们这个时代诗意的风貌，也可以窥见我们这个时代诗意再生产的方式。

在空间上，所选作品把从西部雪原到东部海滨，从塞北到江南的地理板块统统纳入“祖国”“神州”的范围之内。这样，“祖国”“历史”就被熔冶成一个流动、辽阔、宏伟的四维空间，尽情地在里面抒发感情，驰骋想象。曹宇翔《黄河诗篇》从“一滴水”开始了对黄河母亲的拥抱与讴歌，“此刻我听见世界屋脊的檐水/嘀嗒，嘀嗒，缓缓滴落千古寂静/一滴水的鲜嫩声音传向连绵雪山/又折返，在这湖沼盆地飘荡回声”，接着扩散到“星宿海”“阿拉善”“小浪底”乃至入海口，思绪倾泻而出，且适时地奔跃到古典诗词和当代生活交错的意境里去，“在黄河边，古击壤歌依然可见/仿佛《击壤歌》里走出的黄河女子/仿佛手机发出的声音，方言清脆/——可微信支付，也能快递”。王自亮《长江九章》可以看作《黄河诗篇》的姊妹篇，也是沿着“神圣之源”“都江堰”“外滩之源”的架构展开，气魄宏大，想象力奔涌，笔法摇曳，“光芒如哈达。冰树将根须扎进天空，/点地梅、苔草与冰川，语言与太阳。/莫非长江是荒凉、寒冷与时间的杰作？”“黄浦江堤岸的拍击抵消了恐惧，/渡轮上压低的喇叭扩散乡思。/没有一朵云不经过渲染就能过江，/太阳、船体和吊塔组成‘新星系’”。在诗人们的意识里，只有这种“纵横九万里，上下五千年”式的观照，才能表达对我们这个既旧且新，有着古老历史，又获得新生正奔赴在新的征程上的“祖国”“神州”的磅礴感情。“放眼世界，谁能有济世救人的气魄/把心掏给普天下，这里只有地球的水晶球/一条红飘带系住的，是人类共同的命运”（吕游《我相信，太阳正确的方向》），甚至在地球、宇宙的广袤范围内回望国家。这些，实践、拓展着“崇高”“壮美”的诗学标准。

其次，“大我”与“小我”的合和。诗人们在高铁上巡视我们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是的，又到了启程的时刻/坐上高铁，去看充满生机的中国/这宽敞舒适的空间，是中国的/汹涌澎湃的动力，是中国的/复杂灵敏的操控系统，是中国的/高效率的调度与繁忙的节奏”（刘笑伟《坐上高铁，去看青春的中国》），诗篇背后的抒情主人公是顶天立地的巨人，是无数的“人民”中的一员。他们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歌颂者，同时，这些“自我”的形象也常常是现实生活场景中的一个个活生生的角色和各行业各战线上的平凡的奋斗者。那种伟大的英雄形象感人，这类平凡的生活者、劳动者也同样动人。王单单的“花鹿坪”系列记录扶贫一线的真实经验，把扶贫党员和群众的言行、悲喜记录得活色生香。“放眼望去，连绵的黄土地上寂然萧瑟/穷人们戴着困厄的脸谱/缩身于自己认领的命数”，“在爱与悲悯的光耀下，我找到了花鹿坪”。赵之逵赶赴贫困山区，“脚下，云雾正慢慢退去/一如围拢上来，又陆续散去的人们/仍然有人，选择继续留在山巅”，看到了“刚从地里走来的监委主任张世民”，“半小时前还挥舞铁锄的手/现在，紧握着理想和信念的笔/指甲缝中，还依稀见得着些许土泥”（《扶贫：春天的路线》），这是平凡的奋斗者之间相通的眼光和感觉。“快递员诗人”王二冬，如此记录、致意他的工友：“快递员宋学文和北京/三条平行线，互相遥望又延伸/三十万个快件已成为中关村上空的星星/你用十年青春，陪伴这座造梦之城/你的每一次妥投，都是在祝愿/时光也可以将一批又一批创业者妥投到彼岸”（《北京梦——兼致快递员宋学文》）这种注重真实性的追求带来了强烈的现实感，以及沾染着泥土气息滋味的细节，有着超强的代入效果。

那些碎片般散落的瞬间的诗意，夹杂在或大或小，或宏伟或幽静的“诗与真”的发生过程中，同样散发着灵光乍现的光晕。“肩上停落几只白鸽，坐在温暖的/炉火边，写下葱郁的诗句——宏愿更新，一头扎进世界里”（王风《薪火与宏愿——游新青年办刊等地有感》）。“能量无限，有机物的大循环/演绎千年的图腾/每一个分子爆发出内驱力/持续不断地，在高沸中裂解而重构”（龙小龙《以追光者的名义》）。“硝烟蔽日/一百年前的那场樱花雨瀑布般砸下来/泪的花、血的花、铁的花”（张烨《纪念》）。他们或参观革命遗址，或置身工业生产的车间，或追念时代先驱们上下求索的历程，在观察与想象的交界面上发散出璀璨夺目的诗性，不乏隽永的意味。